

The Infiltrator

My Secret Life inside the Dirty Banks behind
Pablo Escobar's Medellín Cartel

卧底特工

走进银行洗钱案的幕后

罗伯特·马祖尔 (Robert Mazur) 著
李立群 刘启升 译

美国历史上**最骇人听闻**的一桩**洗钱案**
世界**金融史上**最大的**诈骗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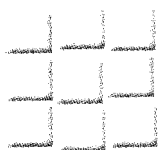
卧底特工

走进银行洗钱案的幕后

The Infiltrator: My Secret Life inside the Dirty
Banks behind Pablo Escobar's Medellín Cartel

罗伯特·马祖尔 (Robert Mazur) 著

李立群 刘启升 译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 北京 ·

译者序

《卧底特工：走进银行洗钱案的幕后》一书是美国特工罗伯特·马祖尔为我们讲述的他亲身经历的一个惊心动魄的故事，更确切地说，应该是他作为卧底特工的真实经历。其骇人听闻，让人觉得这更像是一个传奇。这是一个关于银行黑幕和卧底历险的传奇。

国际商业信贷银行（BCCI）洗钱案在 20 世纪 90 年代曾被称为“美国历史上最骇人听闻的一桩洗钱案”，也是“世界金融史上最大的诈骗案”。但由于种种原因，该案件在国内却鲜为人知。实际上，鼎鼎大名的巴拿马诺列加将军、美国总统布什家族、哥伦比亚的麦德林卡特尔贩毒集团、甚至英国中央银行等国际知名人士和机构都与 BCCI 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国际信贷商业银行于 1972 年注册于小国卢森堡，创始人是巴基斯坦人阿迦·哈桑·阿贝迪。该银行 1991 年倒闭前在 15 个国家设有 47 家分行，资产曾高达 250 亿美元，是一家名副其实的大型跨国银行。BCCI 在那些具有宽松的银行监管规则和税制自由、尤其是制定有严格银行保密法和严格公司保密法的国家建立起了一个弥天大网，几乎成了国际贩毒走私及黑社会组织的洗钱天堂。BCCI 的高级主管为哥伦比亚犯罪集团洗钱，金额高达 3 400 万美元，发现后被罚款 1 500 万美元，该银行因此得名“可卡因银行”。BCCI 几十年从事犯罪活动，倒闭时亏欠 8 万名储户约 100 多亿美元，有些储户甚至损失了终生的积蓄，血本无归。由此，BCCI 便成了“骗子和罪犯银行”的代称。

1988 年，美国司法部在美国海关、国税局、毒品管制局和联邦调查局的合作之下开展了现金追踪行动（Operation C-Chase）。而本书的作者，

罗伯特·马祖尔，作为美国海关总署的一名秘密特工，在该行动中全程参与卧底行动，伪装成一名富有的商人，精心布下重重诱饵，暗中调查麦德林贩毒卡特尔洗钱案，并与参与洗钱的 BCCI 的银行家们密切往来。他们的整个行动共获得了 1 200 多盘秘密录制的谈话录音带和将近 400 个小时的录像带。通过这些确凿的证据，司法部得以对几名 BCCI 的银行家和其他数十人起诉，并于 1990 年将其定罪。

本书作者罗伯特·马祖尔利用卧底行动中秘密录制的大量对话录音材料、详实的调查资料以及数年的卧底经历，从当事人的视角为我们讲述了一个惊心动魄的真实故事，向我们揭秘国际毒贩如何洗钱的同时，也透露了美国政界、金融界的一些黑暗内幕，同时让我们领略了一个无私无畏、机智幽默、深谋远虑的普通美国卧底特工的风采。本书故事情节跌宕起伏、扣人心弦，正如美国畅销书作家史蒂文·艾默生所说：“太令人着迷啦……一旦你拿起这本书，我保证你会爱不释手。这是一个令人吃惊的故事，讲述了一个奋斗在缉毒斗争前线、与臭名昭著的麦德林贩毒集团英勇斗争的特工的亲身经历，你会被它深深吸引的。”

毫无疑问，翻译这样一本书，不仅是对语言本身的一种考验，更是对国际金融知识、法律知识、美国社会知识的一次洗礼。原书中涉及大量与贩毒和洗钱相关的金融知识和法律知识，在翻译过程中，笔者咨询了多位律师、法官等法律工作者，以及在金融界工作的朋友们，力求做到对专业名词的翻译准确无误。同时，本书故事线索复杂，人物众多，机构、公司名称和地名异常烦琐，在翻译过程中颇费周折。笔者几乎翻阅了所有类型的词典，如人名地名词典、网络词典、经济词典、法律词典等，寻求最为权威的解释和翻译。还有，书中人物来自各行各业、不同阶层，分别使用了大量的官方语言、外交词汇、俗语、俚语甚至英语以外的其他语言，如意大利语、法语、西班牙语等，笔者费尽心机，查阅了大量的资料，咨询了许多外语学习者，翻译时尽量保持原汁原味，使译文符合人物的身份和性格特征。另外，中美两国在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存在诸多差异，为了使中国的广大读者更好地读懂这本书，笔者在翻译过程中，不辞辛苦，增加了大量的译者注，对中国读者可能不熟悉、理解上或有偏差的问

题加以解释。

翻译是一门严谨的学问，笔者深谙古人“信，达，雅”的教诲，在翻译过程中，为处理得当，处处小心，反复体会原文，一次次斟酌、修改译文，力求为读者呈现一部优秀的作品。但令笔者感到遗憾的是，本书的译稿远未臻完美，一定会存在不少纰漏，敬请各界读者不吝赐教。

在翻译本书的过程中，笔者得到了许多热心人士的鼎力帮助，特在此表示诚挚的谢意。他们分别是：李丽颖、赵玉洁、张艳、冉伟严、于颜花、李丽辉等。

译者

2009年12月

前言

清算之日

佛罗里达州，坦帕市，美国地区法院

1990年3月26日

几名全副武装的警卫将我带入坦帕市美国地区法院大楼里一个没有窗户的小房间。透过光滑的红木墙壁，传来律师们低沉的辩论声和一群人嘈杂的议论声。房门的对面就是法庭，在那里，我即将与几个辩护律师交锋，他们都是可以用金钱收买到的最好的律师。自从鲍勃·穆塞拉——我参与国际洗钱案的化名——被曝光之后，那六个被告才逐渐意识到我并非他们的同伙，而这次开庭是事发后他们与我的第一次照面。

时间过得很慢，仿佛停滞了。我想着我的妻子和孩子们，几年来，因为我工作的缘故，他们受了很多苦。是他们给我勇气来面对这次审判。卧底行动结束后，我们都期待着恢复过去正常的生活，最终却获悉，在第一轮被指控的85人中竟有人将一份总额为50万美元的合同栽赃到我的头上。尽管我和家人已经搬了家，过着隐姓埋名的生活，但是如果因我参与了捣毁卡特尔联盟以及为其服务的银行家们的行动而给我深爱的人带来伤害，我是不能安心的。而且，我在过去四年里所做的艰苦努力和承受的巨大痛苦也将毫无意义。因此，我下定决心，要全力以赴地在证人席上度过接下来的三个月。

“他们在等你，”一名执法警推开房门对我说，打断了我的思绪。他将我带进审判庭，里面挤满了几百名记者和观众，还有几名被告的家属和孩子们——我曾与他们共度过那么多的时光。他们默默无语，但脸上的表情分明是在质问：“你怎能这样？”六名被告挤在审判席上，他们的周围是一群律师。

鲁迪·阿姆布莱切特是麦德林^①卡特尔主要的组织者，曾与卡特尔董事会全体成员并肩工作，共同策划了该集团在美国的一些绝密行动。如果卡特尔需要购买多架飞机或者评估全球洗钱计划的可行性，都会前去拜访鲁迪，倾听他的意见。鲁迪看上去就像疯子杰克·尼克尔森^②，却拥有汉尼拔·莱克特^③超常的智慧和哲学天赋。阿姆布莱切特的老板杰勒德·蒙卡达——也称唐·切倍，是由巴勃罗·埃斯科瓦尔精心挑选的，替他掌管着他的可卡因帝国的大部分事务。阿姆布莱切特作为我的密友，是唐·切倍、埃斯科瓦尔和我之间的联络人。我站在证人席上看了一眼阿姆布莱切特，他面部表情疯狂，手里抓着领带，挥动着向我表示“问候”。

阿姆布莱切特的旁边坐着阿姆加德·阿万。他是国际商业信贷银行(BCCI)^④的一名高级主管，做事八面玲珑，曾为世界上一些臭名昭著的犯罪分子洗过钱。他的客户包括：巴基斯坦的齐亚总统、巴拿马的曼纽尔·诺列加将军，以及美国的大毒枭们。身为巴基斯坦三军情报局(ISI)——在巴基斯坦的地位相当于美国的中央情报局(CIA)——前任局长的儿子，阿万资助着一个过去称为“阿富汗自由战士”，现在称作“塔利班”的组织。阿万一向沉着冷静，他不会做出挥动领带的疯狂动作。他穿着剪裁十分得体的西装，头向前倾，眼睛向下看，似乎我的出现侵犯

① 麦德林 (Medellin)：哥伦比亚第二大城市，安蒂奥基亚省首府。麦德林在 20 世纪八九十年代曾因臭名昭著的麦德林贩毒集团和居高不下的犯罪率成为世界上“最不安全”的城市。——译者注

② 杰克·尼克尔森 (Jack Nicholson)：美国演员，先后以《飞越疯人院》和《猫屎先生》获奥斯卡最佳男主角，以《亲密关系》获男配角奖。他以出演带邪气的绅士角色著称。——译者注

③ 汉尼拔·莱克特 (Hannibal Lecter)：美国悬疑小说作家托马斯·哈里斯系列小说《红龙》、《沉默的羔羊》、《汉尼拔》等中的主要人物。——译者注

④ 国际商业信贷银行：Bank of Credit and Commerce International，简称 BCCI。——译者注

了他至上的权力。

坐在阿万旁边的是他的好朋友兼他在国际商业信贷银行的同事阿克巴·比尔格拉米。他与阿万一起负责发展国际商业信贷银行在整个拉丁美洲的业务，搜罗任何一位进入视线的黑钱主人，公开地与之建立联系。比尔格拉米出生在伊斯兰堡并在那里长大，能讲一口流利的西班牙语。他曾在哥伦比亚工作过很长时间，正是在那儿，遇到了他的第三任妻子。比尔格拉米盯着我，目光咄咄逼人。他坐立不安，焦躁地搓着双手。即便在我做卧底时，也很难使他完全放松警惕。显然，他早就预料到这一天终会来临。

伊恩·霍华德是国际商业信贷银行的一名官员。他出生于印度，管理着该银行在巴黎分行的业务，为其老板纳西尔·奇诺伊从事着肮脏的交易。在这家拥有 19 000 名雇员的银行里，奇诺伊位居第三，欧洲和北非所有分行的事务都归他管。我在巴黎赢得了奇诺伊的信任，之后他拉霍华德入伙。奇诺伊本来也应坐在审判席上，但是他几经周折偷渡到了伦敦，被当地警方抓获并无条件地羁押起来。破旧的伦敦监狱使他痛苦不堪，相比之下，美国的大多数监狱更像四星级宾馆。奇诺伊的心腹霍华德对我怒目而视，但面部和身体却纹丝不动。

同样来自于巴黎的斯波特·哈桑是霍华德的得力助手。他不知不觉地被卷入了我们的卧底行动。哈桑的作用犹如一只铺钱的手，奇诺伊指向哪儿，他就把钱铺到哪儿。比起他的同事来，哈桑年轻且缺乏经验，在被捕之前从未踏上过美国的土地。他对于上级的依赖甚至一直延续到审判庭。他不停地窥视着其他被告，判断自己应该如何表现。

被告席上的最后一位是赛义德·侯赛因——国际商业信贷银行巴拿马分行的客户主管。侯赛因从我这里学到了一种简单地应对银行危机的方法，即只要能够增加资产负债表的底线^①，银行就可以吸纳任何形式的钱财。特工逮捕他时，他正要去参加一个单身派对——他一直坚定不移地认为那是为我组织的单身派对。手铐“咔哒”一下铐住了他的手腕，他却笑

^① 指资产负债表上资产总额与负债及所有者权益总额。——译者注

了。执行逮捕任务的特工感到很奇怪，问他是什么事让他觉得这么好笑。“我以前也参加过这样的单身派对，女士们都化妆成警察，扮成要拘捕你的样子，”他一边说，一边笑，“可女士们在哪？”特工们也咯咯地笑出了声，摇着头说：“老弟，醒醒啦。这可不是演戏。你是真的被捕了！”

多年来，我伪装身份，参与国际黑社会洗钱活动，并逐渐渗入到这个犯罪集团的最高层。一群不法银行家和商人庇护着这个犯罪集团，在全球范围内暗中进行着权力的再分配。我化名鲍勃·穆塞拉，伪装成一个与黑社会有染的美国富商，过着与他们一样富有的生活。我们在每晚1 000美元的酒店套房举行派对，住豪华别墅，驾驶劳斯莱斯敞篷车，乘坐协和飞机和私人喷气式飞机前往世界各地。鲍勃·穆塞拉简直与他们是一丘之貉：经营着一家效益很不错的投资公司；在华尔街一家经纪公司也有股份；还开着一家珠宝连锁店——这就是他们所知道的关于我的一切。而他们不知道的是我并非真正的鲍勃·穆塞拉。那个名字和那样的生活方式仅仅是我为了卧底而编造的谎言，我藉此介入了黑社会犯罪团伙的秘密生活。

在我的阿玛尼西装和伦威克公文包里藏着微型录音机，记录下我们合伙犯罪的确凿证据，随后我会将其递交给政府相关人员进行处理。我们的卧底行动在一场假婚礼（当然是我的）上戏剧性地告终：四十多人被拘捕，罪名成立，并被判入狱。从卧底行动结束到一审开始之间一年半的时间里，我和几个敬业的特工同事每天几近狂热地工作18个小时，将1 400多盘秘密录制的录音带转录成文字材料。这些微型磁带就是这次审判中击败对方的杀手锏，而“C-Chase”行动也成为美国历史上最成功的执法部门卧底行动之一。

我执行这次秘密行动的故事几年来一直是杂志封面和报纸头版的热点新闻。《纽约时报》“捣毁地下银行”；《华尔街日报》“国际商业信贷银行官员被控洗黑钱”；《纽约邮报》“联邦特工假扮花花公子颠覆国际大毒枭”；《旧金山检查人报》“缉毒警察假扮银行家揭秘国际毒贩洗钱黑幕”。然而，与站在被告席上的这几个人源源不断塞进他们的辩护律师口袋里的钞票相比，连篇累牍的媒体报道却显得逊色得多。后来，据政府官员估

算，共有4200万美元从国际商业信贷银行的股东们——富有的沙特阿拉伯的石油大亨们——的腰包涌入辩护律师的保险柜，目的就是为那些曾经满足了我所有的洗钱需求的银行家们开脱罪责。

而这笔钱比起每年毒品交易产生的收益来，又相形见绌。据美国和联合国估计，毒品交易每年的收入可达4000亿~5000亿美元。如此庞大的一笔财富，美国政府却连其0.5%都追踪不到。除了瑞士、巴拿马、列支敦士登等国家的银行，以及一些传统的庇护机构继续为清洗黑钱提供庇护之外，根据我卧底时获得的情报，新式的洗钱途径正在涌现，且呈上升趋势。卡塔尔正在开始将他们的黑钱转移到阿布扎比、巴林、迪拜和阿曼这样的国家。这些国家的银行只在阿拉伯国家范围内开展业务，并拒绝西方执法部门的调查。美元的现金交易业务使得这些国家的银行业发展欣欣向荣。

所有这些国家的不法银行家们都参与操控拥有几十亿美元资产的毒品走私帝国，负责经营它们的下属机构，如公开招股公司等。会计、律师和金融顾问在集团内部的根基都很深，他们每年清洗数十亿美元的黑钱，操纵复杂的国际金融体系，为国际毒枭、腐败政客、偷税漏税者和恐怖分子服务。他们圆滑老练，隐匿身份，为清洗黑钱提供一流的服务——不管这些钱有多肮脏，上面沾有多少鲜血——并从中大发其财。而他们每次总能逍遥法外。

接下来的故事讲述了我协助捣毁这些犯罪团伙的真实经历。从中，你可以了解到卧底特工如何被提拔任用、亿万美元如何流出空壳公司并跨越边境、线人如何被培养，以及情报人员藏身的安全站点如何被建立，等等。故事不但宽泛地揭示了国际毒贩洗钱案中的骇人真相，还详尽地呈现了诸如犯罪分子如何惊人地逃脱法律制裁，特工人员如何费尽周折却差点一无所获，以及正义如何伴我左右而我如何一点一滴地为本案收集证据的诸多细节。

在此之前，我从未向别人披露过这个故事——故事开始于一杯香槟酒。

目 录

- 一、初露锋芒 / 001
- 二、罗伯特·穆塞拉的诞生 / 013
- 三、哥伦比亚人“粉墨”登场 / 029
- 四、银行疑云 / 042
- 五、神秘的珠宝商 / 052
- 六、金色的渔钩 / 067
- 七、魔力之城 / 081
- 八、陷阱重重 / 093
- 九、政治之手 / 108
- 十、洛杉矶的“非常人物” / 125
- 十一、引“君”入瓮 / 133
- 十二、欧洲前夜 剑拔弩张 / 152
- 十三、欧洲攻略 / 168
- 十四、麦德林进军巴黎 / 184
- 十五、海关启示录 / 206
- 十六、内鬼难防 / 223
- 十七、首战告捷 / 240

十八、“真情”告白 / 261

十九、黎明前的黑暗 / 274

二十、一网打尽 / 292

二十一、风云再起 / 311

二十二、最后的审判 / 321

后记 案后余波 / 345

专有名词表 / 353

致谢 / 363

一、初露锋芒

美国纽约州，斯塔滕岛^①

20世纪50年代

我小的时候，母亲向我讲述过一个故事，希望对我有一定的警示作用。我的曾祖父拉尔夫·切法罗在曼哈顿下东区经营着一家假货贩运公司，在禁酒令时期^②专为查理·卢西安诺贩运走私的威士忌酒。查理·卢西安诺，江湖人称“福星”，是美国最臭名昭著的黑帮头目之一。

我的祖父乔和他的兄弟们就在这家贩运公司听差，共事的其他伙计都是“福星”黑社会组织的成员。当激进的检察官托马斯·杜威穷追不舍地搜集“福星”和他的整个黑社会组织犯罪的证据时，贩运公司里“福星”的一个有前科的伙计被抓获了——当然并不是因为贩卖私酒——因为是累犯，他将被重判。我祖父是个讲义气的人，他主动做了替罪羊。服刑出狱后，他举家从东十四街迁到了斯塔滕岛上干船坞^③附近一套小公寓的二层居住。当时那一带的许多人都有绰号，我祖父也赢得了——“两杯啤

① 斯塔滕岛 (Staten Island)：纽约市五大区中的一个。——译者注

② 美国在1920—1933年间规定酿酒或售酒为非法。——译者注

③ 将水抽掉，使船舶在此进行出水检查、修理的封闭的船池。待出售的船舶通常在干船坞让有意向的买主查看。——译者注

酒”，因为每当船舶修造厂拉响汽笛，他当班结束后，都会直接前往当地人经常聚会的“友谊”俱乐部，到那儿后立即点两杯啤酒喝。

我们全家一致认为我是祖父的最爱。正因为如此，我刚刚五岁时，祖父就开始带我去“友谊”俱乐部，向他的朋友们炫耀。像当时所有意大利乖男孩一样，我会拉手风琴。祖父总是迫不及待地将我举到吧台上，这样，他的朋友们就能看见我拉琴时不用看活页乐谱。酒吧里啤酒杯碰撞得“叮当”作响，香烟的烟雾缭绕，他总是站在中间，环视一下四周，用他的眼神告诉大家：嘿！别吵啦！该听这个小鬼演奏啦！酒吧里的嘈杂声戛然而止，所有的人都会把注意力立即转向我，聚精会神地听我生涩地拉出一首曲子。曲子很难听，但没有人敢取笑“两杯啤酒”切法罗，他们可不敢对他孙子的演奏说三道四。

他去世十多年后的一个夏天，我在布鲁斯干船坞找到了一份暑期临时工作——木匠兼油漆工，也干点为船舶装配索具的活。第一天上班时，一个在船舶修造厂工作了二十年的伙计问我：“嘿，小老弟，你到底是怎么样弄到这份工作的？”

“喔，我祖父多年前也在这儿工作过，他有许多朋友。”我怯生生地说，“认识他的一个人帮了我的忙。”

“哦，是这样，那么，你祖父是谁？”他歪着头问。

“嗯，他已经去世一段时间了，别人都叫他‘两杯啤酒’切法罗。”

“你开玩笑吧，”他吃惊地答道，“谁都认识‘两杯啤酒’！他可是个了不起的人。”

我是“两杯啤酒”的孙子的消息马上传开了，不久，我所属的美国劳联—产联（AFL-CIO）的工人代表史蒂夫来找我。“嘿，老弟，我们今天需要你帮忙。”他说，“见工之后，到茅房找我。”“见工”是码头行话，指每天早上到码头找负责我们手艺的工头——就我而言，就是木工头——由他分派我们一天的活计。他说的“茅房”指的就是船坞修造厂中央的卫生间。

见到史蒂夫后，他解释说，他们需要我在卫生间外面放风，如果看到有不是修造厂的人过来，就敲墙通知他们。我望风时，当地的赌注登记经

纪人刚好来了几次，我听到他们在卫生间里分别就数字、马匹和比赛下了赌。史蒂夫挑了几个心腹轮流为他望风。但是，这次之后他再也没有机会找我做这事了，美国劳联—产联被另一个联盟取代了，而史蒂夫也因此失去了他的权力。这是我上的关于忠诚和尊重的很重要的一课——虽然它无关痛痒。

几年后，我在斯塔滕岛瓦格纳学院偶然发现了一则招聘告示，美国国税局情报署求征一名实习生。我并不清楚那是什么性质的工作，但是接受它就意味着暑假期间能够受聘做一份专职工作，开学了可以继续做兼职，而毕业后就有机会得到这份全职工作。

在收集关于这份工作的信息的过程中，我有机会与情报署的一个特工聊了聊。按照他的描述，他们的工作并不是稽查和侵扰普通老百姓。他们佩戴枪支和警徽，并与其他机构如美国联邦调查局等，联手执行任务。他们将学到的会计专业知识应用到所处理的违法税收案件中，打击那些贩毒分子、黑帮成员和手段高超的偷税漏税分子。谈话过程中他好几次引用了那个古老的谚语：笔墨胜刀剑。结束谈话时，他说道：“你知道，艾尔·卡彭^①就是因为违反税法被关进了监狱。要不是我们努力为此这个案子搜集证据，他永远也不可能知道阿尔卡特拉斯岛监狱^②是什么样子。”

那时，我已经选修了会计学 and 商务课程，这份工作听起来比当一名整天埋头于枯燥数字的注册会计师有趣多了。几年前，大通曼哈顿银行和位于曼哈顿中心的一家名为蒙哥马利·斯科特的经纪公司曾聘我做行政文书——而我恨透了那份差事。我想拥有一个能够引以为豪的职业，一个让我一直兴趣盎然的职业，一个不会陷我于每天墨守成规、深感索然无味的

^① 艾尔·卡彭 (Al Capone): (1899—1947)，又译卡邦，美国知名罪犯。他出生于纽约布鲁克林，父母原籍是意大利那不勒斯的美国移民，表弟查理·卢西安诺也是美国纽约著名黑帮老大，是拉斯维加斯开山祖师。艾尔·卡彭虽长期犯罪，但美国联邦政府却因始终找不出他犯罪的证据，而无法加以顺利逮捕。直至1931年，美国政府才借用逃税罪嫌疑将卡彭逮捕。翌年，他被审判宣告有罪，依逃税诈欺等罪入狱，之后辗转进入美国最有名的旧金山恶魔岛监狱。——译者注

^② 阿尔卡特拉斯岛 (Alcatraz): 又称“恶魔岛”、“监狱岛”，位于旧金山渔人码头北方，曾是军事重地。1907年该岛成为军事监狱。1934年因其得天独厚的位置，被设为戒备森严的联邦监狱，囚禁恶性重大囚犯。已于1963年关闭。现是旅游胜地。——译者注

职业。毫无疑问，在大通曼哈顿银行和蒙哥马利·斯科特经纪公司单调无聊的经历让我下决心接受了国税局的这份工作。

第一天到莫雷街 12 号上班，我心中充满期待，想象着那天结束前我们有可能抓到什么样的歹徒和关键罪犯。的确，那天发生的事让我感到有些意外。熟悉情况后，特工莫里斯·斯克爾尼克慢吞吞地向我走过来，他看上去足有七十多岁。他对我说：“嘿，小家伙，我来教你两手吧！”他从桌上抓起一把 2 号铅笔，慢慢地走向一台手摇式的削铅笔器。他一边费劲地摇动机器削铅笔，一边看向我，叹着气咕嘟着说每天工作开始前将铅笔削好有多么多么重要。

接着他把我拽到复印机前，在上面放了一张日程表，按下了“开始”键。随着复印机的机头部分前前后后地滑动，他又向我解释制作“真正”的副本有多重要，还不停地将原件与复印机印出的复印件相比较。我一头雾水。不是说要将坏人绳之以法吗？为他们设计的圈套在哪？又有何冒险之处？这明明不是广告中的那份超级警察工作嘛！我有一种上当受骗的感觉。

当天晚些时候，情报署一个年轻主管托尼·卡尔皮内拉消除了我的疑虑。他向我解释说，我们的机构人员分成两类：一类是像斯克爾尼克这样的桌面操作员，另外一类则是像他自己这样的具体办事人员。托尼负责的部门当时叫“打击黑势力小组”，是鲍比·肯尼迪任司法部长时组建的一批行动小组之一。分派到托尼小组的特工们现在正着手调查涉及纽约市大多数黑帮头目和腐败政客的案件。托尼将我介绍给他的一些同事，其中包括汤米·伊根，他正在与美国毒品管制局的特工和纽约市警察局 (HYPD)^① 负责 34 号管辖区的缉毒小组的督察员们联手工作，收集一家银行的犯罪证据，这家银行为纽约州头号大毒枭弗兰克·卢卡斯清洗了数百万美元的贩毒黑钱。

卢卡斯带领着一伙儿堕落的军人，将海洛因藏在越战阵亡的美国士兵的装尸袋中运回美国。他运回的海洛因摧毁了数万人的生活，而他也因此大发其财。他和他的同伙们拖着装满几大帆布袋的、足有几十万美元的小

① 纽约市警察局：New York Police Department，简称 NYPD。——译者注

面额现钞走进了纽约化学银行位于威切斯特广场的一家分行。汤米将所有证据收集齐全，成功地起诉了那家银行和它的几个高管。化学银行因此支付了几十万美元的罚款。这个案子在当时轰动一时，然而，最终的结果却不尽如人意。银行所受到的惩罚微不足道，他们为从事肮脏的洗钱交易所付出的代价也不足挂齿。本应该设法让那些涉黑银行家们面对更大的风险，因为他们在毒品交易中起到的作用是举足轻重的，如果没有他们的帮助，卢卡斯堆积如山的黑钱将会成为他的累赘——这些黑钱无疑会吸引过多的目光。我逐渐开始意识到，毒品交易中的“阿喀琉斯的脚踵”原来就是提供清洗黑钱业务的银行。我朦朦胧胧地对未来的生活有了一点点认识。

在纽约市做特工期间，我和妻子的第一个孩子出生了。孩子很健康，但妻子伊芙琳患了严重的产后并发症。她要接受几个月的治疗，在这几个月里，我请了所有的带薪假和病假照顾她和孩子。出院回到家后，她仍需要照顾，于是我将我的情况汇报给了国税局我的上司，申请预支我的假期，以便将妻子和孩子开车送往坦帕市，因为我的哥哥和嫂子住在那里，并愿意照看他们。

第二天，上司告诉我他们的决定时，我十分震惊。他们说：“嘿，你真真是个幸运的家伙。刚好坦帕市有一项为期三个月的特别任务，我们就派你去吧。”根本没有特别任务。他们开后门设计了这项任务，只是为了帮我解决困难。

于是我去了坦帕市，处理了几个案子，三个月后又带着家人返回纽约。回来之后，情报署主动提出将我永久地调到坦帕市工作，我同意了。

在阳光充足的佛罗里达州，贩毒者和洗黑钱的人就像当地的棕榈树一样多。针对这种情况，美国国税局情报署与美国海关联手成立了一个叫做“美钞行动”^①的特别小组，追查为毒贩清洗黑钱者。行动小组在侦破案件时，经常需要特工打进毒品集团和洗黑集团做卧底，但是情报署的特工如果不经过华盛顿特区一个间谍学校的培训，是不能胜任卧底工作的。事情

^① 美钞行动：Operation Greenback，见专有名词表。——译者注